

雅

言

連

橫

# 雅言

臺南連 橫雅堂撰

## 一

比年以來，我臺人士輒唱鄉土文學，且有臺灣語改造之議；此余平素之計劃也。顧言之似易而行之實難，何也？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能行者又不肯行；此臺灣文學所以日趨萎靡也。夫欲提唱鄉土文學，必先整理鄉土語言。而整理之事，千頭萬緒：如何着手、如何搜羅、如何研究、如何決定？非有淹博之學問、精密之心思，副之以堅毅之氣力、與之以優游之歲月，未有不半途而廢者也。余，臺灣人也；既知其難，而不敢以爲難。故自歸里以後，撰述「臺灣語典」，閉戶潛修，孜孜矻矻。爲臺灣計、爲臺灣前途計，余之責任不得不從事於此。此書苟成，傳之世上，不特可以保存臺灣語，而於鄉土文學亦不無少補也。

## 二

凡一民族之生存，必有其獨立之文化，而語言、文字、藝術、風俗，則文化之要素也；是故，文化而在，則民族之精神不泯，且有發揚光大之日，此徵之歷史而不可易者

也。臺灣今日文化之銷沉，識者憂之。而發揚之、光大之，則鄉人士之天職也。余雖不敏，願從其後。

## 三

臺灣文學傳自中國，而語言則多沿漳、泉。顧其中既多古義，又有古音、有正音、有變音、有轉音。昧者不察，以爲臺灣語有音無字，此則淺薄之見。夫所謂有音無字者，或爲轉接語、或爲外來語，不過百分之一、二耳。以百分之一、二而謂臺灣語有音無字，何其儻耶！

## 四

臺灣之語，無一語無字，則無一字無來歷；其有用之不同，不與諸夏共通者，則方言也。方言之用，自古已然。「詩經」爲「六藝」之一，細讀「國風」，方言雜出：同一助辭，而曰「兮」、曰「且」、曰「只」、曰「忌」、曰「乎」，而諸夏之間猶有歧異；然彼之管絃，終能協律，此則鄉土文學之特色也。是故「左傳」既載「楚語」、「公羊」又述「齊言」，同一諸夏而言語各殊。執筆者且引用之，以爲解經作傳之具，方言之有繫於文學也大矣。

## 五

「論語」爲孔門記載之書，所謂儒家「雅言」也，而其中亦有「方言」。「文莫吾猶人也，從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」。今之學者，「文」字爲讀、「莫吾猶人也」爲句，此從朱子之說也；不知「文莫」二字實爲「齊語」，猶言「勉強」；猶曰「勉強吾猶人也」，與下二句語氣較順。蓋今之「論語」，合「齊論」、「魯論」而用之，故尚有「齊語」也。

## 六

「爾雅」爲世界最古之辭典，相傳周公所作，而保氏以教國子者。「歲陽」、「月陽」之名，郭璞之註既不明晰，後儒解說尤多附會。蓋所謂「闕逢、旃蒙、柔兆、強圉」者，爲一種之方言，且爲他族之語；韜軒所采、象寄所譯，故曰「太歲在甲曰闕逢、在乙曰旃蒙也」。余別有「歲陽月陽考」，載「文集」中。

## 七

「楚辭」爲詞章之祖，而南方文藝之代表者也。方言之用，尤多異彩；如「荃」之爲「君」、「菴」之爲「愛」、「些」之爲「兮」，則其著也；而靈脩、山鬼、蕙茝、

杜衡，更足以發揮鄉土文學之特色。

四

八

自漢以來，作史者多宗龍門。龍門之文章千變萬化，莫可端倪。而「陳涉世家」「夥頤涉之爲王沈沈」者，蓋欲狀一鄉人之驚愕欣羨，故用其方言也。楚人謂多爲「夥」；「沈沈」，宮室深邃貌；是誠巧用方言者矣。至如「單于」、「閼氏」之名，「當戶」、「且渠」之屬，來自匈奴、載於國史，此如近人之用歐語而譯其音者耳。

九

「後漢書」「西南夷傳」有白狼王唐最等慕化歸義，作詩三章；繼爲郡掾田恭譯其語，帝嘉之。事下史官，錄其歌。歌本夷語，詁以華言。其一「遠夷樂德歌」，辭曰：「提官隗構，魏冒踰糟。罔譯劉脾，旁莫支留。微衣隨旅，知唐桑艾。邪毗絺綌，暇潭僕遠；拓拒蘇便，局後仍難。僂讓龍洞，莫支度由；陽維僧鱗，莫稗角存」。譯曰：「大漢是治，與天意合。吏譯平端，不從我來。門風向化，所見奇異。多賜綉布，甘美酒食；昌樂肉飛，屈伸悉備。蠻夷貧薄，無所報嗣；願主長壽，于孫昌熾」！此不特採用方言，且採用外夷之方言，以見漢德及遠焉。

臺灣廳縣各志均載番歌，譯以華言，大都祀祖、耕田、飲酒、出獵之辭；而男女情歌亦采一、二，以存其俗。夫人類之進化，先有繪畫而後有文字、先有歌謠而後有文學，此智識發達之程序。臺灣蒙昧之番，尙無文字而有繪畫、尙無文學而有歌謠，故考古學者、歷史學者、民俗學者以此爲貴重之文獻。得其遺跡隻語，詳細研求，可知大體。原人時代之景象亦復如是，如「吳越春秋」所載「斷竹歌」則其例也。其歌曰：『斷竹續竹，飛土逐肉』。此則未有文字以前，十口相傳，徵爲信史，而爲中國最古之歌謠也。

## 一一

「竹枝」、「柳枝」之詞，自唐以來久沿其調；而臺北之「采茶歌」，可與伯仲。采茶歌者，亦曰「褒歌」。爲采茶男女唱和之辭，語多褒刺；曼聲宛轉，比興言情，猶有「溱洧」之風焉。二十年前，李耐儂發行「臺灣文藝雜誌」，曾采數十首，且爲評註；攝翠揚芬，感均頑艷，誠浪漫之文學也。近者臺南小報亦載「黛山樵唱」、「消夏小唱」，頗有佳構。而廈門某氏曾刊臺灣情歌，惜其用字遣辭尙欠斟酌。今之提唱鄉土文學者，何不起而搜羅以存妙製，爲藝苑中放一異彩也！

## 一二

「方言」之作，昉於子雲。子雲當西漢之末，郡國上計繹絡都門，懷鉛握螯記其殊語；退而詁之，以成此書，說者謂可與「爾雅」並行。而漢之方言至今不泯，則子雲之功也。清杭世駿氏有「續方言」二卷，採摭註疏「說文」、「釋名」諸書以補其闕；引據典核極有根柢，亦可以知古今方言之變易也。

## 一三

自是以來，代有作者。若張慎儀氏之「蜀方言」、吳文英氏之「吳下方言」、茹敦和氏之「越言釋」、全祖望氏之「勾餘土音」以及「直音補正」、「廣東新語」等，皆爲一隅保存其語。而晉江莊俊元氏有「里言徵」二卷，可爲閩南方言之書；惜其摭摭不多，流傳未廣，故知者亦少耳。

## 一四

章太炎先生爲現代通儒，博聞強識，著述極多；而「新方言」一書尤爲傑作。太炎之自序曰：「方今國聞日陵夷，士大夫厭古學弗講；獨語言猶不違其雅素，殊言絕代之語尙有存者。世人學歐羅巴語，多尋其語根，溯之希臘、羅馬；今於國語，顧不欲推

見本始。此尙不足齒於冠帶之倫，何有於學問乎？又曰：『讀吾書者，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，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，既陟升於皇之赫戲』。案以臨瞻故國，其惻愴可知也。蓋太炎此書，作於有清之季；痛黃胄之不昌，振夏聲於未絕，光復之志見乎辭矣！

## 一五

余之研究臺灣語，始於「查甫」二字。臺人謂男子爲「查甫」，呼「查埔」，余頗疑之；詢諸故老，亦不能明。及讀錢大昕氏「恒言錄」，謂「古無輕唇音，讀甫爲圃」。「詩」「車攻」：「東有甫草」。箋：「甫草，甫田也；則圃田」。因悟「埔」字爲「甫」之轉音。「說文」：「甫爲男子之美稱」。「儀禮」：「伯某甫、仲、叔、季以次進」。是「甫」之爲男子也明矣。顧「甫」何以呼「埔」？試就閩、粵之音而據之，則可以知其例。福建莆田縣呼蒲田縣、廣州十八甫呼十八鋪，是甫之爲圃、圃之爲埔，一音之轉耳。章太炎「新方言」謂從「甫」之字，古音皆讀「鋪」或若「逋」。查，此也，爲「者」之轉音；「者個」則此個。所謂「查甫」，猶言「此男子」也。

## 一六

「里言徵」所載方言，如鑿糟、漢、諢漫、謔、吳崇，與余「語典」所收相同。而

「查某」一條，引「封氏聞見錄」謂：「婦人放縱不拘禮度者呼爲查，發聲之辭也」。余不以爲然。夫「查」爲發聲辭，其引可用；然「查某」一語，重在「某」字。女子有氏而無名，故曰「某」；如曰某人之女某氏、某人之妻某氏，此例多見於「左傳」。查，此也，說見前；所謂「查某」，則曰「此女」，猶「詩」「召南」之稱「之子」也。

## 一七

臺灣語之高尚典雅，有婦女輩能言而士大夫不能書者，試以竈下之語言之，曰「餛飩」、曰「煮糜」、曰「滷泔」、曰「倒番」、曰「餹粿」、曰「芼麵」、曰「燻肉」、曰「划魚」；凡此八語，聞之甚熟，而讀書十年者恐不能知其出處。然則，臺灣語爲鄙俗乎？爲典雅乎？

## 一八

「日臺大辭典」爲督府所編輯，錯謬之多，不遑枚舉。臺灣有「白若雪」一語爲形容之辭，「若」呼「惹」、「雪」呼「薛」，正音也；而辭典以爲「白白白」三字之變音，不知其何所據？夫中國文學之形容辭，多至疊字成雙，如山之「峨峨」、水之「浩

浩」、風之「瑟瑟」、雨之「瀟瀟」，未嘗有用三字者；而編者不知其爲正音，遂有此誤。

一九

臺灣之語各有來歷，昧者不察，隨便亂書，以訛傳訛，至今未改。臺人謂宰殺曰「刳」，而俗作「劊」字；謂不明曰「普」，而俗作「𪔐」字；謂緩行曰「徐」，而俗作「趑」字。考「集韻」：「劊，音鑑，刳削物也」；非宰殺之義。「𪔐，音榜，西夷織絨也」；非不明之義。而「廣韻」：「趑，音梭，疾行也」；與緩相反。蓋因小儒市儈不知「說文」、不明經傳，故有此謬。而讀書不求甚解者亦沿其謬，無怪俗子輩奉「日臺大辭典」爲金科玉律也。

二〇

臺灣之語既有古音古義，又有中土正音，如「紀綱」之呼「起江」、「彭亨」之呼「拉風」、「高興」之呼「交興」、「都好」之呼「誅好」，則其明著者也。夫臺灣之語傳自漳、泉，而漳、泉之語傳自中土。晉、唐之際，閩南漸啓，中土人士之宦游者日多，則其語言必有存者。以今考之，且有各地方言，若關中語、若蜀中語、若河朔語、

若沅湘語，尙雜於臺灣語中；特無人爲之分析耳。野史謂鄭氏居臺之時，中土士大夫奉冠裳而渡鹿耳者，蓋七百餘人。是此七百餘人之子孫，必有尙居臺灣；而臺灣語中之有正音，固其宜也。

## 二一

臺灣語中之正音，余既詳載「語典」；又有轉音、有變音，非研究音韻學者不能知。臺人謂「阿諛」曰「阿老」、謂「庶羞」曰「庶秀」，此自然之語調也。今之提倡臺灣語者，將用「阿老」、「庶秀」之音而捨其本義，則臺灣語之範圍狹矣。

## 二二

疊韻連語之字，必有其義而後可通。臺人謂拾曰「却」，而通用「拾」字；然則「却拾」將爲「拾拾」乎？謂「刈」曰遮，而通用「遮」字；然則「刈遮」將爲「遮遮」乎？蓋「拾」字、「遮」字爲習見之字，用之較易；而「却」字出於張說「虬鬚客傳」、「刈」字出於「漢書」「輿服志」，非讀書有得者不知其義。

## 二三

發語之辭，有音無義，自古已然。「史記」之「伊優亞」、「樂府」之「妃呼豸」，

則其類也。臺灣之語亦有此類，然甚少；有之，則就其音而寫之，所以存方言之本色。

## 二四

臺灣方言有沿用漳、泉者，如「恁厝」、「阮兜」、「卽搭」、「或位」。若以轉註、假借之例釋之，其義自明。何以言之？「恁，汝等也」；「厝，置也」，引申爲居。「阮，我等也」；「兜，圍也」，引申爲聚。「卽，就也」；「搭，附也」，附則爲集。「或，未定也」；「位，猶所也」。雖屬方言而意可通。又如「那是」、「安仍」、「藉會」、「卽款」、「忽喇」、「佳哉」、「敢採」、「嶄然」，凡此八語，有音有義，較諸他處方言爲文雅。

## 二五

臺灣僞語，每有一用常字、一用偏字，如老曰「老」而幼曰「茗」，勇曰「勇」而弱曰「翔」，少曰「少」而多曰「濟」，熱曰「熱」而冷曰「瀝」；此偏字也，實非偏字。其見於故事雅記者，用之已久；特淺人不知，以爲偏字耳。

## 二六

臺灣有特別之語而與諸夏不同者，臺人謂畜生曰「清生」、犬曰「覺羅」、豕曰

「胡亞」。覺羅氏以東胡之族，入主中國，建號曰清；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，視如犬豕。而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，漸忠厲義，共麾天戈，以挽落日；事雖未成，而民族精神永留天壤，亦可爲子孫之策勵也。

## 二七

方言之中，頗難解索；細心思之，亦有其意。臺人謂事之未成曰「要未唏哈」，以爲有音無義矣。一日，與洪逸雅品茗，因悟唏哈爲瓶聲。蓋水未沸時，瓶聲不作，則不得淪茶；以喻事之未成，尙有待於勉力也。

## 二八

臺人又有「加禮連鑼」一語，謂事尙未就而在進行中也。逸雅因謂「加禮戲」扮演之時，須先連鑼數次，而後出臺；亦以喻事之尙待也。臺謂傀儡曰「加禮」，故「傀儡」番曰「加禮番」。

## 二九

臺南有「無端且出趙簡子」一語，以喻事之唐突。蓋掌中班演「竊符救趙」至平原君出臺，報名之時誤唱「趙簡子」；聞者大譁。此百數十年前事，故老相傳，留爲笑柄。

；今時子弟已少知者。

### 三〇

「佗去」、「食未」兩語，爲臺人相見相問之辭。細思其言，饒有意義。臺爲海上荒土，我先民入而拓之，草萊蒙叢，野獸橫行，土番起沒；一出家門，輒有災害。故詢以「佗去」，用戒不虞；亦守望相助之義也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手足胼胝，盡力畎畝，猶憂歲歉；故問以「食未」，以祝其平安無事之意。則此兩語，可見我先民慘澹經營之苦。我輩今日之得衣食於斯者，受其賜也。

### 三一

臺灣爲漳、泉人雜居之地，平時集會，每相戲謔以資談笑。某莊有廟祀神，泉人以一豬、一羊爲牲。漳人見而呼曰：「全豬全羊，真是鬧熱！」蓋「全」與「泉」同音也。泉人以爲侮己，顧其徒曰：「將羊移過來，將豬移過去！」則「將」又與「漳」同音也。一捩一闔，機鋒相對，真是妙語解頤。

### 三二

俚言俗諺，聞之似鄙，而每函真理。古人談論，每援用之。「牝雞司晨，惟家之

索』；此武王所引之古諺也。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』；此孟子所引之齊諺也。『得時不怠，時不再來』；此范蠡所引之越諺也。七雄之世，處士橫議，抵掌而談，尤多徵引。而臺灣之諺亦有可取者，如曰『作鷄著搗，作人著秉』；此立志論之言也。又曰：『三代粒積，一旦傾筐』；此失敗論之言也。又曰：『賣瓷兮食缺，織席兮因椅』；此自約論之言也。又曰：『三年水流東，三年水流西』；此循環論之言也。余曾摺撫數十語，爲之演繹；擬撰一書，名曰『臺灣語學上之人生哲學』。

## 三三

俗諺之中，有一痛快語，則曰『有食燒酒也穿破裘，無食燒酒也穿破裘』；此樂天主義也。夫人生世上，不過數十寒暑，而衣食營之、疾病攪之、憂患乘之、妻子縈之，一日之間爲歡幾何？故曰：『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幾見月當頭』！此劉伶之所以頌酒德而王績之所以記醉鄉也。然臺諺復曰：『日出也着備雨來糧』。爲未雨綢繆之意，知此者庶不至陷於苦境。

## 三四

天下事之最不平者，莫如『赤腳兮越鹿，穿鞋兮食肉』之語。漢高、唐太之得天

下，何以異是！強者自強、弱者自弱，貧富貴賤之分因之日嚴而平民苦矣。故里諺曰：『做惡做毒，騎馬咯囉；善討善食，闖鷄拖木屐！』此不平之言也。何以言之？盜跖橫行天下，日殺無辜，竟以壽死！孔子聖人也，秉禮懷仁，而輟環終老！善惡之判，既無可憑，何論強弱？欲持其平，在行公道，所謂見者有份也。人人能任其事、人人能食其力，人人能享其自由，幸福而天下平矣。

### 三五

『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』；『二姓合婚，百年偕老』；此定盟之頌辭也。故里諺曰：『嫁護鷄，隸鷄飛；嫁護狗，隸狗走。嫁護乞食，捐葭注斗』。蓋以女子從一而終，雖遭困厄，不忍離異。自戀愛之說興，朝爲求鳳、暮賦離鸞，而伉儷之情薄矣。他日有研究臺灣道德之變化者，當就里諺而求之。

### 三六

多子之願，自古已然；華封祝堯，曾傳其語。蓋欲子孫之盛，而室家之昌也。里諺曰：『濟困物認窮』。則以諸子長成，各事其業，無憂衣食也。然其反語曰：『濟困餓死父』。此非空言，實有其事，且爲數年前事。艋舺軀年七十餘，有子七人。長子舉武

鄉薦，雖死有孫；餘亦各小康自立。嫗愛少子，居其家。洎病篤，輿往長子所，長婦不受，謂丈夫已死，不能任喪事；乃赴次子居，次子亦不受。三子、四子咸推諉，而嫗死於道上矣。見者大譁，群肆抨擊，少子乃昇歸收殮；此真倫常之變。嫗非多子，何以至是？里中有生子衆多無力養育者，旁人輒爲之歎曰：「跋落罔兒坑」；亦可以見其慘狀。然則「產兒制限」豈空論哉？

## 三七

青烏之術，其事荒唐；而富人信之，以爲既富之後可以增富，子孫且能封侯拜相。嘗有親死不葬，延聘山師，竭力奉承，冀得吉壤。而爲山師者多窮骨相，滿口胡言；故里諺曰：「背脊負黃巾，亞別人看風水」。「黃巾」爲裹枯骨之用，謂不能葬其親而欲爲擇葬；亦以喻己事不爲，而欲爲人謀事也。其曉事者則曰「福地福人居」，更進曰「有天理亞有地理」；可見風水之無用矣。明太祖既得天下，慮人之奪其子孫天下也，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斷宇內天子氣。德興至南安，見石井鄭氏祖墳，有「五馬奔江」之形，欲毀之。夢一老人告之曰：「留此一脈，爲明吐氣」！覺而異之，乃止。其後延平父子効忠明室，保存正朔者三十餘年；而明之天下竟爲長白山下之覺羅氏所奪；此則洪武君臣之力之所不爲也。嗚呼！帝者之貪愚，亦可笑已（按：「負」古音「倍」。「史